

藝林丰采

一次有關「本土性」的急救演習

一

演習，是一種介於真實和虛構的狀態，行動者依照脚本（急救程序）想像自己正在對生命垂危的傷患進行施救。行動者所憑藉的不是體驗，而是想像，想像自己看見了疾病，想像自己正在和疾病搏鬥，想像自己戰勝，然後，「真的」心滿意足地結束演習。這一過程，我們很難判定是否有效，因為必要條件（疾病）並不存在，但是我們可以知道的是：「這完全是一場表演。」

基本上，我們在藝林丰采中所看到的，正是這樣一場有關「本土性」的急救演習。

二

藝林丰采：文建會成立十週年——特邀藝術家演出。

策劃主辦：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策劃製作：當代傳奇劇場

演出時間：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演出地點：國立劇院戲劇廳

節目內容：實驗國樂團——寶島隨想曲。

優劇場——老虎進士。

太古踏舞團——大神祭。

原舞者——秀姑巒阿美豐年樂。

丹楓樂集——海頓·弦樂四重奏第42號·第二樂章。

丹楓樂集及藝專舞蹈科——天鵝湖第一幕三人舞；睡美人「青鳥」。

當代傳奇劇場——王子復仇記。

亂彈嬌北管劇團——羅成寫書。

台北民族舞團——慶神醮。

三

九個節目之中，除了墨守陳規以表彰個人技巧的古典樂和芭蕾舞之外，七個表演團體的表演形式竟然都或多或少的指向本土性此一（近二年來深受討論卻又不盡明確的）概念。這固然是（閩南文化深受）當權中原蔣氏政權（壓抑四十多年後）國民黨爲了自身生存而本土化過程的一個效應，也是台灣文藝階層企圖進入國際舞台事業的唯一捷徑。因爲愈是地方性色彩濃厚（相對性的說法：異國情調）的表演藝術，愈容易在國際間的藝術經紀公司得到注目與肯定。而台灣在經濟力量已然到達國際消

費同步的今天，文藝階層自然也想脫離以往的地方藝術季或地方戲曲比賽的（業餘）格局，進入國際舞台，奠定專業表演家的地位。

如此一來，此本土化的兩個面向，政治與經濟、官方與藝人，便達成了某種「互利」的效果，進而形成了一個藝林丰采般壯大的本土性現象，或，本土性櫥窗。

但是否果如其然的，本土文化就此一片坦途？或者更細節的是：這一片坦途的本土文化「到底」是哪一門子的本土文化呢？

但至少，絕對不會是那個瀕臨存亡關頭，深受社會結構改變影響與電視文化侵蝕的儀式與戲曲文化。

這就是我們所要確定的第一重點：傾向本土化路線的藝術團體所成就的必為其自身，而非面臨危機的本土性文化。

而這就是演習，在缺少了病患下第一位受益者將是表演者的第一層涵意。

接下來，演習的第二層涵義：表演出來的勝利。

四

首先，奇異的是，不知是因為愚笨或樂觀，沒有「任何一場」演習的脚本會預設一個失敗的結局，總是施救者圓滿地達成任務，拯救了垂危者的性命。

這在表演的理論體系中，是屬於全然「扮演」（pretend）的層次；我扮演我是高凌風，我扮演我是林洋港，我扮演我是劉文正……。更細的說，扮演的兩項要素為一，從外形著手。二，不考慮所扮演者的「完整」人格結構（就是只取其某一片斷）。

在藝林丰采中的許多節目片斷，我們大抵可以看出這種扮演的心態。

試問其中種種的獅鼓、道士唱腔、跳鼓……不正是求其外形而並不考慮到其所扮演者的完整人格結構嗎？（我是一個「什麼樣」的道士？一個「什麼樣」的八家將呢？）而這種扮演的根本危險就在於：它將阻礙演員的真實生命的開顯，它將形成演員本身的再次異化，不但不能打開其本來受的文化束縛，反倒更再穿上了一件不屬於演員的文化外衣。

事實上，這也正是所有有人類學傾向的表演團體所共同面臨的危機，而唯一的出路便是要遠遠的避開「扮演」的陷阱，忘卻表演，尋找相異文化間能坦誠相見的質素。這樣，本土文化才不會再是靠表演出來的，才不會只在表演的當刻在真實和虛構中出現，但卻並不實然存在。

接著，我們再來談談演習的第三種（社會學的）意涵：「誰來看演習？」

五

我想我們都很清楚這個神秘而又無所不在的角色：「長官」，他（她）就是這場演習真正在意的觀眾，而其他的人都將顯得可有可無。

首先，讓我們先思考一個問題：在什麼樣的關係下，長官顯得十分重要，不可冒犯？而在什麼樣的關係下，長官可以只是一種職業上的差異，而與其他觀眾一視同仁？

當文建會這個組織已然是全台灣最主要的表演、訓練計劃經費補助中心（別忘了，能夠「給予」經費、「決定」經費，本身就是一種權力展示）時，這場藝林丰采的演出便格外透露出一種獲取長官歡心的味道，這麼說，並不是刻意的耍薄演出者的品格，只是提出一項事實：這種邀請是「很難」開口拒絕的，即使你不願去參加這樣的一場大拜拜（拜一個晚上

的錢足夠一個小劇場一年的演員培訓經費)，我想，總是對自己的「衣食父母」開不了口吧？所以，問題的癥結便出在我們現存的權力關係之上，由於自己團體的經費絕大部份都捏在同一個人手裡，這位長官難免便顯得「偉大」了，自己也就相對的「卑微」了些。這樣的關係一旦形成，受徵召演習也就勢在難免。只是這樣的一種成就自身，扮演和受長官徵召的本土性演習到底對我們所一直深切期待的本土在地藝術有何關聯？

那似乎比兩年前（剛感到「本土性」這三個字的熱潮時）更顯得撲朔迷離了。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

〈活動札記〉

三月七日那天下午，我們在發條橘子舉辦〈島嶼邊緣當代思想座談會：科學、意識形態與女性〉，由傅大為主持，楊明敏、迷走主講。當天活動參與的朋友相當熱情，人數也超出我們原先的預期，對於沒法入場的朋友或來不及安排的發言或發問，實在抱歉了。近日，我們將有三場不同型態的座談，歡迎告訴其他朋友，一起來參與。

五月二日（週六） 六午／高雄醫學院

座談會：台灣勞工權利及工運

參加討論者：蔡建仁、汪立峽、吳永毅、謝國雄、趙剛、楊碧川、鄭村棋（以上名單暫定）

五月二日（週六） 晚上七點／高雄串門學苑

當代思想座談：從葛蘭西談台灣工運

參加者：楊碧川、陳巨擘、蔡其達、王振寰、侯念祖、陳光興（以上名單暫定）

五月十六日（週六） 下午／台北誠品書店敦南店

當代思想座談：解構德希達

參加者：張小虹、于治中、陳志梧、陳傳興、萬胥亭（以上名單暫定）

敬請注意報章雜誌近一步的詳細預告！

我們的朋友王菲林病了，相當辛苦但堅持地面對死神的挑釁。

〈島嶼邊緣〉的好朋友們想說一聲：「小王，加油！」